

唐  
語  
林

唐語林



唐語林卷六

宋

王

讜

撰

補遺

起德宗至文宗

德宗降誕日內殿三教講論以僧鑒虛對韋渠牟以許孟容對趙需以僧覃延對道士却惟素諸人皆談畢鑒虛曰諸奏事云玄元皇帝天下之聖人文宣王古今之聖人釋迦如來西方之聖人今皇帝陛下是南瞻部洲之聖人臣請講御製賜新羅銘講罷德宗有喜色

德宗降誕日三教講論儒者第一趙需第二許孟容第



三韋渠牟與僧覃延嘲謔因此承恩也渠牟薦一崔阮  
 拜諭德為侍書於東宮東宮順宗也阮觸事面墻對東  
 宮曰臣山野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  
 是宮寮自合知也

李丞相泌謂德宗曰肅宗師臣豈不呼陛下為崧郎

案崧

字字書無之疑誤 聖顏不悅泌曰陛下天寶元年生向外言改

年之由或以弘農得寶此乃謬也以陛下此年降誕故  
 明皇帝以天降之寶因改年號為天寶也聖顏然後大  
 悅又韋渠牟曾為道士及僧德宗問卿從道門本師復

是誰渠牟曰臣師李仙師仙師張果老先生肅宗皇  
 帝師李仙師為仙帝臣道合為陛下師由跡微官卑故  
 不足為陛下師渠牟亦效李相泌之對也

趙涓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火發處與東宮相近代  
 宗疑之涓為巡使俾令即訊涓因歷墻圍按據迹狀乃  
 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既奏代宗稱賞德宗時在東宮  
 常感涓究理詳明及刺衢州年考既深與觀察使韓滉  
 不相得滉奏免涓官德宗見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初  
 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



司徒鄭貞公每在方鎮公廳陳設器用無不精備宴犒未嘗刻薄其平居奉身過於儉素中外婚嫁甚多禮物皆經處畫公與其宗叔太子太傅綱居昭國坊太傅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第在北出自北祖時人謂之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堂兄文憲公前後相德宗亦謂之大鄭相小鄭相焉

德宗西幸所乘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騮

王承昇有妹國色德宗納之不戀宮室德宗曰窮相女子乃出之救其母兄不得嫁進士朝官任配軍將親情

後適元士會以流落終

顏魯公嘗得方士名藥服之雖老氣力壯健如年三四十人至奉使李希烈春秋七十五矣臨行告人曰吾之死固爲賊所殺必矣且元載所得藥方亦與吾同但載貪甚等是死而載不如吾吾得死於忠耶於是命取席固圍其身挺立一躍而出又立兩藤倚子相背以兩手握其倚處懸足點空不至地三二寸數千百下又手按牀東南隅跳至西北者亦不啻五六乃曰旣如此疾焉得死吾耶異日幸得歸骨來秦吾姪女爲裴鄜妻者

謹



鄭即魯公之親表姪

此女最仁孝及吾小青衣剪綵者頗善承事

是時汝必與二人同啓吾棺知有異於常人之死爾如

穆護

原註穆護即魯公男碩之小名也

天性之道難言至此至蔡州責

希烈反逆無狀竟不敢以面目相見亦不敢以兵刃相

恐潛命獻食者饋空器而已翌日賊令官翌來縊之魯

公曰老夫受錄及服藥皆有所得若斷吭道家所忌今

贈使人一黃金帶吾死之後但割吾他支節爲吾吭血

以給之死無所恨且曰使人悟慧如此不事明天子反

事逆賊何所圖也官翌從其言至明年希烈死蔡帥陳

仙奇奉魯公喪歸京猶子顏峴實從柳常侍與裴氏女

及剪綵同迎喪於鎮國仁寺咸遵遺旨啟棺如生

魯公挽歌詞曰殺身終不恨歸喪遂如生

顏真卿爲平原太守立三碑皆自撰書其一立於郡門

內紀同時臺省擢授諸郡者十餘人其一立於郭門之

西紀顏氏曹魏時顏裴高齊顏之推俱爲平原太守至

真卿凡三典茲郡其一是東方朔廟碑鐫刻既畢屬祿

山亂未之立也及真卿南渡蕃寇陷城州人埋匿此碑

河朔克平別駕吳子晁好事者也掘碑使立於廟所其



二碑求得舊文買石鐫勒樹之郡門時顏任撫州子晁拓三碑本寄之顏經艱難對之愴然曰碑者往年一時之事何期大賢再爲修立非所望也即日專使賫書至平原致謝子晁後至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大寶初有范氏尼者知人休咎顏魯公妻黨之親也魯公尉醴泉日詣范問曰某欲就制科試乞師姨一言范尼曰顏郎事必成自後一兩月朝拜但半月內慎勿與國外人爭競恐有譴謫魯公曰官階盡五品身著緋衫帶銀魚兒子得補齋郎其望滿矣范尼指座上紫絲布

食單曰顏郎衫色如此其功業名節皆稱是過七十已後不須苦問魯公再三窮詰范曰顏郎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逾日大酺魯公制科高第授長安尉遷監察御史因押班責武班中誼譁者命小吏錄奏次卽哥舒翰也翰恃有新破石壁城功泣訴明皇坐魯公輕侮功臣貶蒲州掾及魯公爲太子太師使蔡歎曰范師之言吾命懸於賊庭必矣

建中初關播爲給事中尉以諸司甲庫皆是胥吏所掌爲弊頗久因播議用士人知之謂之掌庫



興元中有知馬者曰李幼清暇日常取適于馬肆有致悍馬于肆者結鑱交絡其頭二力士以木耒支其頤三四輩執槲而從之馬氣色如將噬有不可馭之狀幼清逼而察之訊于主者且曰馬之惡無不具也將貨焉唯其所酬耳幼清以二萬易之馬主尚慙其多旣而聚觀者數百輩訝幼清之決也幼清曰此馬氣色駿異體骨德度非凡馬是必主者不知馬俾雜驚輦槽棧陷敗狼籍刷滌不時芻秣不適蹄齧蹂奮蹇破唐突志性鬱塞終不可久無所顧賴發而爲狂躁則無不爲也旣哺觀

者少間乃別市一新絡頭幼清自持徐徐而前語之曰爾材性不爲人知吾爲汝易是鑱結雜穢之物馬弭耳引首幼清自負其知乃湯沐剪飾別其皂棧異其芻秣數日而神氣一小變踰月而大變志性如君子步驟如俊又嘶如龍顧如鳳乃天下之駿乘也

嗣曹王臯有巧思精于器用爲荊州節度使有鞞旅士持二羯鼓捲謁臯臯見捲曰此至寶也指鋼勻之狀賓佐皆莫曉臯曰諸公未必信命取食枰自選其極平者遂量重二捲于枰心油注捲中滿不浸漏其脗合無際



臯曰此必開元中供御椀不然無以至此問其所自客曰某先人在黔中得于高力士之家衆服其識賓府潛問客宜償幾何答曰不過二百五緡及遺財帛器物其直果稱焉張敦素夷堅錄云宗正卿李琬善羯鼓有士子以雙鐵椀賣之還二十緡其人怏怏琬復資之客有怪其厚價琬乃取一盤底至平者以二椀重重安盤中灌水其中曾無泄漏琬曰至精所至其貴在茲某案南卓郎中羯鼓錄但云李卿妙于羯鼓不言有得椀事則敦素之記非耶

宋沈爲太常丞每言諸懸鐘磬亡墜至多補之者又乖律呂忽因于光宅佛寺待漏聞塔上鐸聲傾聽久之朝廻復止寺舍問寺主僧曰上人塔上鐸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之曰某聞有一是近制某請一人循鈴索歷扣以辨之可乎初僧難後許乃扣而辨焉寺衆卽言往往無風自搖洋洋有聲非此也耶沈曰是也必因祠祭考本懸理而應也因求摘取而觀之曰此姑洗編鐘耳且請獨綴于僧庭歸太常令樂人與僧同臨之約其時彼扣本樂懸此果應之遂購而獲又曾送客至通化門逢



度支運乘駐馬俄頃忽草草揖客別乃隨乘至左藏門  
認一鈴亦言編鐘也他人但見鎔鑄獨工不與衆者埒  
莫知其餘及配懸音形皆合其度異乎

貞元中張茂宗尚義章公主贈鄭國公主謚為貞穆有  
司擇日策命唐已來公主即有追封者未有加謚者公  
主追謚自此始也

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始以寶文場為左神策護中尉  
霍仙鳴為右神策護中尉某月又以張尚進為神武中  
護軍左右辟仗使之始也

貞元中賈全為杭州于西湖造亭為賈公亭未五六十

年廢

卷五 一條杭州房館為鹽官令于縣內鑿池構  
亭曰公亭後廢全與此條相類當是編輯者以

賈全事誤作房瑄而王讜采據各書  
遂兩者之今無可參校亦姑並存

貞元中郎中史牟為權鹽使有表生二人自邸來謁其  
母仍使子齎一青鹽枕以奉牟牟封枕付庫杖殺二表  
生

德宗非時召拜吳湊為京兆尹便令赴上疾驅請客至  
府已列筵矣或問何速吏曰兩市日有禮席舉鑄釜而  
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饌常可立辦



韓臯自中書舍人除御史丞西省故事閣老改官則詞頭送以次舍人是時呂渭草敕臯憂悉問曰僕有何命渭不告臯劫之曰與公俱左降乃告之臯又欲訴宰相渭執之奪其靴笏恟恟至午後三刻乃止

德宗復京師賜勲臣第宅妓樂李令爲首渾侍中次之馬司徒面斥李懷光德宗正色曰惟卿不合斥人惶恐而退李令聞之請全軍自備資糧以討兇逆因此李馬不平李令常爲制將至西川與張延賞有隙及延賞作相二勲臣在朝德宗嘗令韓晉公和解宴樂則宰臣盡

在而太常教坊音樂皆至恩賜酒饌相望於路張李二家日出無音樂之聲金吾必奏俄頃有中使來問大臣今日何不舉樂

韓晉公聞德宗在奉天以來練囊緘茶末使步以進又發軍食嘗自負米一石登舟大將以下皆運一日之中積載數萬斛後大修石頭五城召補迎駕子弟時論疑之張鳳翔鎰聞難盡出所有衣服並其家鈿釵枕列鏡於小廳將獻行在俄頃後院火起妻女出而鎰從判官田承寶得出匿村舍中數日稍定會鎰家知之走告軍



中計議迎鎰遂遇害

德宗幸奉天朱泚自率兵至于城下有西湖寺僧陷在賊中姓甚機巧教泚造攻城雲梯其高九十餘尺上施板屋樓櫓可以下瞰城中渾中令李司徒奏曰賊鋒旣盛雲梯又壯縱之恐不能禦及其尚遠請以銳兵挫之遂出師五千束縲居後約戰酣而燎風逆不能舉火二公酌酒祝之詞氣慷慨士百其勇須臾風回舉火縱之鼓譟而進梯遂蕩盡德宗御城樓以觀衆呼萬歲朱泚陷京師天子幸梁洋喬琳侍從至蓋屋南谷口奏

德宗曰臣爲陛下仙遊寺出家以禳災上甚喜惜其去不能阻乃聽之至仙遊不踰月入京師持盃乞勺人有布施者琳戲之曰尚有常施後反爲泚作吏部尚書知選事有選人通官云不穩便又戲云只公此選得穩便否泚敗上親點逆人簿至琳上曰與卿平昔分深蓋屋相捨甚欲赦卿其如法何持盃判官選言猶在耳當時戲談時朕於爾時惶惶也左右喝琳付法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筮往問之王每以錙五百決一局而來者甚多自辰及酉有



未筮而空返者揆持一縑晨往生爲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與門籍不宜爲此頗忿而去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拜左拾遺前事固不準也揆怒未解生曰若事驗後一過我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以生之言有徵復詣之生於几下取一卷書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視此書不爾當有大咎得而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品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關中郡府上書姓李皆先謁宗正璆適遇止尊

號璆請爲表三通以次上之明皇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爲乃召揆時揆寓於遠房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既見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爲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荅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塗八字旁注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書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往宣平里訪王生不復見矣



德宗時楊炎盧杞爲宰相皆奸邪用事樹立朋黨以至天子播遷宗社幾覆德宗悉輔相之失自是除拜命令不專委於中書凡奏擬用人十阻其七貞元以後宰相備位而已每擇官再三審覆事多中輟貞元三年八月中書省無舍人每有詔敕宰相追他官爲之及兵部侍郎陸贄知政事以上艱於選用乃上疏論之

盧杞除虢州刺史有奏虢州有官豬數千常爲人患德宗曰可移沙苑杞對曰同州豈非陛下百姓爲患一也臣謂無用之物與人食之爲便德宗嘆曰卿理虢州而

憂他郡百姓宰相才也由是有意於相

裴延齡恃恩輕躁班列懼之惟顧少連不避延齡嘗畫一鵬羣鳥噪之以獻上知衆怒益信之而竟不大用

相國竇參之敗給事中竇申配流德宗曰吾聞申欲至人家則鵲喜遂賜死參貞元壬申三月居光福里第月夜閒步中庭有龍妾上清者曰今欲啟事郎須到堂前方敢言竇亟上堂上清曰庭樹上有人請爲避之竇公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有人在庭樹上吾死之將至具奏與不奏皆受禍必竄死於道路汝輩流中不可多



得身死家破汝定爲宮婢耶君如顧問當爲我辭上清  
泣曰誠如是死生以之竇公下階大呼樹上人應是陸  
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其人遂下乃衣縗服  
者曰家有大喪貧甚不辦葬禮伏知相公推心濟物所  
以卜夜而來參曰某罄所有當封絹千匹而已方具修  
家廟資今以爲贈其人曰請左右齋所賜絹擲於墻外  
某於街中俟之參依其言翌日執金吾先奏之德宗  
曰卿交通節將畜養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參頓首  
曰臣起自布衣小才官已至貴皆陛下獎拔實不因入

今不幸至此乃仇人所爲爾中使下殿宣卿且歸私第  
候進止越月貶郴州別駕會宣武節度劉士寧通好於  
郴州觀察使上聞德宗曰交通節度將信而有徵乃流  
參於驩州以籍其家未達流所詔賜自盡上清果隸掖  
庭後數年善應對能煎茶在帝左右德宗曰宮內人數  
不少汝最了事從何得至此上清對曰妾本故宰相竇  
參女奴竇參家破填宮得侍上德宗曰竇某罪不止養  
俠刺亦甚有贓污前納官銀器至多上清流泣而言曰  
竇參自御史丞歷度支戶部鹽鐵三使至宰相首尾六



年月入數十萬前後非時賞賜甚厚迺者郴州所送納官祿物皆是恩賜當部錄日妾在郴州親見州縣希贄意旨盡刮去所進銀器上刻藩鎮官銜姓名誣爲贓物乞陛下驗之於是宣索寶參沒官銀器覆其刻處皆如上清言德宗又問蓄養俠刺事上清曰本實無此悉是陸贄陷害使人爲之德宗怒陸曰者獠奴我脫却伊綠衫便與紫著又常喚伊作陸九我任使寶參方稱意次須教我枉殺却及至權入伊手其爲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參時裴延齡探知陸贄恩衰恣行媒孽竟受譴

不迴後上清特敕度爲道士終嫁爲金忠義妻世以陸贄門生多位顯者不敢說故此事絕無人知

裴佶常話少時姑夫爲朝官有清望佶至其居會退朝浩歎曰崔昭何人衆口稱美此必行貨賂者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出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饌又令秣馬飯僕佶曰前何倨後何恭及入門有喜色揖佶而曰憩外舍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贈官緇千匹

李司徒勉爲開封縣尉特善捕賊時有不良試公之寬



猛乃潛納人賄俾公知之公召告吏卒曰有納其賄者我皆知之任公等自陳首不得過三日過則昇觀相見其納賄不良故逾限而忻然自齋其觀公令取石灰棘刺置於中令不良入命取釘釘之送汴河訖乃請見廉使廉使歎賞久之後公爲大梁節度使人問公曰今有官人如此如何待之公曰卽打腿

盧舍人羣盧給事弘正相友善羣清瘦古淡未嘗言朝市弘正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羣日飲高臥制詔多就宅草之弘正未嘗在假告有賓客皆就省相見一日雪

中羣在假弘正將欲入省因過羣羣方道服於南垣茅亭望山雪促命延入羣曰盧六盧六曾莫顧我何也弘正曰月限向滿家食相仍且詣宰府以求外任羣曰奔走權門所不忍視臘酒一壺能共醉否弘正曰切欲詣省羣又呼侍兒曰盧六待去早來藥糜宜勻越器中我與給事公對食弘正曰不可今日且犯冷已買血蒜羹餐矣

劉太真爲陳少游行狀比之齊桓晉文時議喧騰後坐貢院用情追責前事貶信州刺史



韋太尉之在西川凡軍士將有婚嫁則以熟錦衣給其夫以銀泥衣給其妻又各給錢一萬死喪稱是精訓練待之如敬客極其聚斂軍府浸盛而民困矣晚年終至劉闢之亂天下譏之

劉闢初有心疾人自外至輒闢而吞之同府崔佐特碩大闢據地而吞背裂血流獨盧文若至不吞故後自惑國子司業韋聿者臯之兄也朝中以為戲弄或言九宮休咎聿曰我家白方常在西南二十年矣權相為舍人以門望自處常戲同僚曰未嘗以科第為資鄭雲達謔

曰更有一人遽問誰荅曰韋聿滿座皆笑

汴州相國寺言佛像有流汗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為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門曰汗止矣所得蓋鉅萬計以贍軍

崔膺性狂張建封愛其文引為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叫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監軍曰某與尚書約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唯監軍曰某有請請崔膺建封曰如約遂巡建封又曰某有請亦請崔



膺坐中皆笑乃得免

李實爲司農卿督責官租蕭祐居喪輸不及期實怒召至租車亦至得不罪會有賜與當謝狀秉筆者有故未至實乃曰召衣齊衰者祐至立爲草狀實大喜延英面薦德宗令問喪期屈指以待及釋服日以處士拜拾遺祐有文學喜書畫好彈琴其拔擢乃偶然耳

鄭雲遠與王彥伯鄰嘗有客求醫誤造雲遠診曰熱風客又請藥方雲遠曰藥方卽不如東家王供奉客驚而去自是京城目乖宜者爲熱風

王仲舒爲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得也許尙書孟容與宋濟爲布衣交及許知舉宋不中第放榜後許自愧累請人致意兼令門生就見宋乃謁許深謝之因置酒酣乃曰某今年爲國家取卿相時有姚嗣及第數日卒乃起慰許曰邦國不幸姚令公薨謝

鄭昉性通脫與諸甥姪談笑無間曾被飄瓦所擊頭血淋漓兩玉簪俱碎家人惶遽來視外甥于某在後至曰二十舅今日頭璧俱碎昉大叫曰我不痛裏傷命酒酣



飲盡興

顧況從辟與府公相失揖出幕況曰某夢口與鼻爭高下口曰我談今古是非爾何能居我上鼻曰飲食非我不能辨眼謂鼻曰我近鑿豪端遠察天際惟我當先又謂眉曰爾有何功居我上眉曰我雖無用亦如世有賓客何益主人無卽不成禮儀若無眉成何面自府公悟其譏待之如初又舊說顧況與韋夏卿飲酒時金氣已殘夏卿請席徵秋後意或曰寒蟬鳴或曰班姬扇而況云馬尾衆哂之曰此非在秋後乎

郎中故事吏部郎中二廳先南曹次廢置刑部分兩賦其制尚矣舊說吏部爲南省舍人考功度支爲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曰比盤二十四曹呼左右司爲都公省中語曰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中行刑部不博前行駕庫故事度支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乾元已後始爲使額郎官當直發救爲重水部員外劉約直宿會河內繫囚配流嶺表夜發救符直宿令史又不更事惟下嶺表不下河北旬月後本州聞後約遂出官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紫



而登郎署省戶謹爲四君子

郎七元詩句清絕輕薄好爲劇詒每云郭令公不入琴馬鎮西不入茶田承嗣不入朝馬知此語之曰郎中言燧不入茶請左顧爲設也卽依期而往時彘家食次起羊肉一斤層布於巨胡餅隔中以椒豉潤以酥入爐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呼爲古樓子馬晨起啖古樓子以佇士元至馬喉乾如窯卽命急烹茶各啜二十餘甌士元已老虛冷腹脹屢辭馬輒曰馬鎮西不入茶何遽辭也如此又七甌士元固辭而起及馬氣液俱下因病數旬

馬乃遺絹二百四

貞元初穆寧爲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尚書及給事列侍寧前時穆家法最峻寧命諸子直饌稍不如意則杖之諸子至直日必探求珍異羅列鼎俎或不中意未嘗免筭筆一日給事直饌鼎前有熊白及鹿脩曰白肥而修瘠相滋其宜乎遂試以白裹脩改進寧果再飯宛陵諸季視之喜形於色曰非惟免筭兼當受實寧飯訖曰今日誰直可與杖俱來有此佳味奚進之晚寶應中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東都敬事卜者葫蘆生言



吉凶多中往來甚頻一日入門甚嘆宛庭芝問之曰君家大禍將至舉族恐無遺類庭芝惶恐問所以避之者云非遇黃中君鬼谷子不可救然黃中君難見但見鬼谷子當無患矣具說形貌服飾命浹求之於是竇與兄弟羣從泊妻子奴僕曉夕求訪於洛下時李鄴侯居憂於河清縣騎驢入洛至中橋南遇大尹避道驢驚逸而走徑入庭芝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值車馬將山忽見鄴侯皆驚視之俄有人出云此是分司竇員外宅所失驢敗在馬廐請客入座員外嘗願修謁如此者數四

不獲已就其第庭芝出降墻而拜延接慙慙遂至信宿至於妻孥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送甚厚但云貴達之日願以一家爲託鄴侯居於河清信使旁午於道

原註庭芝初與鄴侯相值葫蘆生及朱泚之亂庭芝方

爲陝府觀察德宗幸奉天遂降賊平德示首命誅之鄴侯自南嶽徵回因第賊臣罪狀請庭芝減死上不許云

卿以爲寧王姻黨乎

原註庭芝姊爲寧王妃

鄴侯具白以舊事上

乃原其罪鄴侯始奏上密使中官夜乘傳陝州問之與庭芝云符合德宗曰黃中君蓋我也請卿爲鬼谷子何



也原註或云李氏之先君靈城在清谷前濁谷後恐以此言之

竇相易直幼時名秘家貧就業田里其師事老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忽風雪暴至學童皆不果歸宿於漏屋下天寒爭近火唯竇相寢於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秘君後爲人臣貴壽之極勉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易且方舉進士亦隨駕西行乘一蹇驢至開遠門路隘門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箠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曰秀才他日莫忘閭情及拜相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

趙璟盧邁二相皆吉州旅客人人呼趙七盧三趙相自微而著蓋爲是姚廣女壻姚與獨孤問俗善因託之得作湖南判官累授官至監察蕭復相代問俗爲潭州有人又薦於蕭蕭留爲判官至侍御史蕭入主留務有美聲聞於德宗遂兼中丞爲湖南廉使及李泌入相不知之俄而除替璟旣罷任遂入京李元素知璟湖南政事多善意甚慕之璟閒居慕靜深巷村門不出元素訪之甚頻元素乃是泌相之從弟也璟因其相訪引元素於青龍寺謂之曰趙璟亦自有官職誓不敢怨他人也非



唐書卷之九  
朱攸校  
偶然耳蓋得於日者焉遂同訪之問元素年命謂之曰  
公亦富貴人也元素因自負亦不言於泌相兄也德宗  
忽記得璟賜拜給事中泌相不測其由會有和戎使事  
出新相關播爲大使張薦張式爲判官泌因乃奏璟爲  
副使未至西蕃右丞有闕宰相上名德宗曰趙璟堪爲  
此官進拜右丞不數月遷尚書左丞平章事五年薨於  
位此乃吉州旅人趙七郎之變化也

苗晉卿困於科舉一年似得復落春時攜酒乘驢出都  
門藉草而眠旣覺有老父坐於傍因以餘杯飲之老父

媿謝曰郎君縈悒耶要知前事乎晉卿曰某應舉已久  
有一第乎曰大有事但問之苗曰某久窮羨一郡寧可  
及乎曰更向上廉察乎曰更向上苗乘酒遂曰將相乎  
曰更向上苗怒而不信因揚言曰將相更向上天子也  
老父曰真者不得假者卽得苗以爲怪誕揖之而去後  
果爲將相及德宗崩攝冢宰三日

司空曾爲楊丞相炎判官故盧新州見忌欲出之公見  
桑道茂道茂曰年內出官官名遺忘福壽果然

盧華州予之堂舅氏也嘗於元載宅門見一人頻至其



門上下瞻顧盧疑其人乃邀以歸且問元相何如曰新相將出舊者須去吾已見新相矣一人緋一人紫一人街西住一人街東住皆慘服也然二人皆身小而不知名不經旬日王元二相下獄德宗以劉晏爲門下楊炎爲中書外皆傳說必定疑其言不中時國舅吳湊見王元事訖因賀德宗而啟之曰新相欲用誰人德宗曰劉楊湊不語上曰五舅意如何言之無妨吳曰二人俱曾用也行當可見陛下何不用後來俊傑上曰爲誰吳乃奏常袞及某乙翌日並用拜二人爲相以代王元果

如其說緋紫短小街之東西無不驗者

桑道茂之門有一媪無所知大開卜肆自桑而卜回者必曰媪於桑門賣卜必有異也筮畢必來覆之桑言休則媪言咎桑言咎則媪言休厥後中否媪桑各半

長安風俗貞元侈於遊宴其後或侈於書法圖畫或侈於博奕或侈於卜呪或侈於服食各有自也

順宗時五坊鷹犬恣橫州縣不能制多於民間張置罟或有誤傷一鳥雀者必多得金帛乃止時謂供奉鳥雀劉禹錫爲屯田員外郎旦夕有騰超之勢知一僧有術



數寓直日邀至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外不得已見之令僧坐簾下韋獻卷已略省之意色頗倦韋覺告去僧吁嘆良久曰某欲言員外心不愜如何員外後遷乃本曹郎中也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置禹錫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耳乃處厚相二十餘年在中書禹錫轉爲屯田郎中

韋崖州執誼自幼不喜聞嶺南州縣拜相日出外舍一見州郡圖遲迴不敢看良久臨起誤視乃崖州圖後竟貶於此

裴晉公度少時騎寓洛中嘗乘驢入皇城上天津橋時淮西用兵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柱立相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正困於人未知何時得平定忽覩裴公驚愕而退有僕携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將歸其僕白之裴曰見我龍鍾相戲爾其秋東府鄉薦明年登第及爲相請討伐淮西遂平移守洛時對客每話天津橋老人事

裴中令應舉詣葫蘆生問命未之許謂無科級之分試日排高上門人馬擁併見一婦人類賈客之妻從女奴



皆衣服鮮潔挈一合以紫帕封女奴力勅置於門闌門  
闌失婦人所在合復在闌傍公以衫裾衛之意爲他人  
所購冀其主復至舉人悉集公獨在門日晏終不去久  
之婦人方悲號公詰其冤抑以狀荅曰夫犯刑憲其案  
已圓在朝夕某家素豐蓄一寶帶會有能救護者與數  
萬緡至羅錦悉不取唯須此帶今早晨親遣女使更持  
送忽失所在吾夫不免矣公識其主卽以予之婦人再  
拜泣謝而去試不及免罷一舉他日復訪葫蘆生生見  
公驚曰君非去年相遇者耶君將來及第兼位極人臣

蓋近有陰德

裴晉公爲盜所傷隸人王義扞刃死之乃自爲文以祭  
之厚給妻孥是歲進士爲王義傳者甚衆

皇甫湜氣貌剛質性褊直爲尚書郎乘酒使氣忤同列  
及醒不自適求分務洛都值洛中仍歲乏食正郎滯曹  
不遷俸甚微困悴甚嘗因積雪門無轍迹廚突無煙裴  
晉公保釐洛宅人有以爲言者由是辟爲留府從事公  
常優容之先是公討淮西日恩賜鉅萬貯於集賢私第  
公素奉佛因盡捨所得再修福先寺旣成將請白居易



為碑湜曰近捨湜而遠徵白信獲戾於門下矣公曰初不敢以仰煩慮為大手筆見拒是所願也因請斗酒而歸獨飲其半乘醉揮毫立就又明日挈本以獻文思高古字復怪僻公尋繹久之歎曰木玄虛郭景純江海之流也原註其碑在寺西北廊王石幢院洛中人家往往有本命小將以車馬繒綵器玩約千餘緡酬之湜省書擲於地面叱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湜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與顧況為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者請製此碑蓋受恩深厚耳其詞約三千餘字每字三匹絹更減五分錢不得小校

具以白公笑曰真不羈之才立遣依數酬之

原註其字共三千二

百五十有四計送絹九千七百六十有二後寺之老僧曰師約者細為人說其數亦同自居守府

及歸里第輦負相屬洛人聚觀之湜褊急之性獨異於人嘗為蜂螫手指因大躁忿命奴僕及里中小兒箕斂蜂窠以厚價購之頃之聚於庭則命以礎曰絞取其汁以塗所痛又其子松嘗錄詩數首字小誤大罵躍呼取杖不及齒嚙其臂血流及肘

李汧公鎮宣武好琴書自造琴取新舊桐材扣之合律者裁而膠綴所蓄二琴殊絕其名響泉韻磬者也性不



喜俗間聲音有二寵奴號秀奴七七善琴箏與歌時遣  
奏之有撰琴譜兵部員外郎約沂公之子也以近屬宰  
相子而有德量多材藝不邇聲色善接引人物而不好  
俗談晨起草裏頭對客感容便過一日多蓄古器在潤  
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養一猿名山公常與相隨  
常月夜獨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高陸令趙  
倬夫人韋氏卽兵部之姨妹也說沂公徐夫人生二子  
中年於徐夫人小乖及兵部生情好復初而君於諸子  
中寶愛懸隔在官所俸祿付與從子一不問數唯給奉

崔氏元氏二孀姊元氏亦有美行祭酒華陰公爲之傳  
君初至金陵於李錡坐屢讚招隱寺之美一日錡宴於  
寺中明日謂君曰十郎常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  
州中君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  
用絲物裹腥羶澹鹿蹄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  
在叔父大廳也錡大笑性又嗜茶能自煎曰茶須緩火  
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也客至不限甌數竟  
日執茶器不倦嘗奉使行至陝州石碣縣東愛渠水留  
旬日忘發



李錡之擒也侍婢一人隨之裂帛自書管擢之功言為  
 張子良所賣教侍婢曰結之於帶吾若從容奏對當為  
 宰相揚益節度不得受極刑矣我死汝必入禁中上問  
 汝當以此進及錡伏法京師大霧三日不解憲宗得帛  
 書頗疑其冤內出黃衣一襲賜錡子救京兆收葬  
 孝明鄭太后潤州人也不姓爾朱氏相者言其當生天  
 子李錡據浙西反納之錡誅後入掖庭為郭太后侍兒  
 憲宗皇帝幸之生宣宗即位尊為太后懿宗立尊為太  
 皇太后又七年崩以郭太后配饗出祭別廟

段相文昌少寓江陵甚貧窶每聽僧口寺齋鐘動詣寺  
 求食寺僧厭之乃齋後扣鐘冀其來不逮食後登台輔  
 出鎮荆南題詩曰曾遇闍梨飯後鐘文昌晚貴以金蓮  
 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以書規之文昌曰人生幾何要  
 酬平生不足也原註或曰此詩是王相播事

文昌少孤寓居廣陵之瓜洲家貧力學夏月訪親知於  
 城中不遇饑甚於路中拾得一錢道旁買瓜置於袖中  
 至一宅門闐然入其廐內以瓜就馬槽破之方啗次老  
 僕聞有聲躍出責以擅入廐驚懼棄之而出鎮淮海



常對賓客說之在中書廳事地衣皆錦繡諸公多撤去而文昌每令整飭方踐履同列或勸之文昌曰吾非不知常限少貧太甚聊以自慰爾

元和中有老卒推倒平淮西碑官司鉞其項又以枷擊守獄者憲宗怒命縛來殺之既至京上曰小卒何故毀大臣所撰碑卒曰乞一言而死碑文中有不了語又擊殺陛下獄卒所願於聞奏文中美裴度不還李愬功是以不平上命釋縛賜酒食敕翰林學士段文昌別撰案愬妻入訴禁中乃命段文昌撰文其時碑尙未立安得

推倒

于襄陽云今之方面權勝于列國諸侯遠矣且頓押一字轉牒天下皆供結承稟列國止於我疆而已不亦勝乎

于司空以樂曲有想夫憐其名不雅將改之客笑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蓮故歌曰相府蓮自是後人語訛乃不改古解題曰相府蓮者主儉爲南齊相一時所辟皆才名之士時人以入儉府爲入蓮花池謂如紅蓮映綠水今號蓮幕者自儉始其後語訛爲想夫憐亦名之醜爾



唐詩林  
卷六  
又有簇拍相府蓮樂苑曰想夫憐羽調曲也白居易詩  
曰玉管朱絃莫急催客聽歌送十分盃長愛夫憐第二  
句倩君重唱夕陽開王維右丞詞云秦川一半夕陽開  
是也夜聞隣婦泣切切有餘哀卽問緣何事征人戰未  
迴簇拍相府蓮莫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  
不共楚王言閨燭無人影羅屏有夢魂近來音耗絕終

日望應門

衛侍郎次公在吏部避嫌宗從皆不注擬有從子申甫  
自江淮來調選因告主吏曰但得官便出城卽可矣遂

館申甫於別第未幾撥江南令將出城爲次公老僕所  
遇不得已見次公次公詰其由申甫以實對次公曰今  
年所注不省有汝姓名驗其籤名則次公署之也迺召  
主吏貸其罪以問之吏曰凡所取押皆冒次公嘆曰某  
慮不及此遂遣赴官

王智興以使侍中罷鎮歸京親情有以選事求囑智興  
固不肯應選人懇請遂致一銜與吏部侍郎吏部印尾  
狀云選人名銜謹領訖智興曰不知侍中亦有用處  
崔相羣之鎮徐州嘗以焦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



眉詩六  
朱攸校  
三  
繇曰曲束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潰獨不遇災及經王  
智興之變果除秘書監

元和十五年太常少卿李建知舉放進士二十九人時  
崔嘏舍人與施肩吾同榜肩吾寒進爲嘏瞽一目曲江  
宴賦詩肩吾云去古成良著蟲爲蝦二十九人及第五  
十七眼看花

裴坦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裴相休以坦非才不稱力拒  
之不能得命旣行坦至政事堂謁謝丞相故事謝畢便  
於本院上事宰臣送之施一榻壓角坐而坦巡謁執政

至休多輸感激休曰此乃首台謬選非休力也立命肩  
輿便出不與之坐兩閣老吏云自有中書未有此事人  
爲坦恥之至坦知貢舉擢休子宏上第時人稱欲蓋而  
彰

劉虛白與太平裴坦相知坦知舉虛白就試因投詩曰  
三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人世能多許  
猶著麻衣待至公坦感之與及第

安邑李相公吉甫初自省郎爲信州刺史時吳武陵郎  
中貴溪人也將欲赴舉以哀情告州牧贈布帛數端吳



以輕鮮以書讓焉其詞唐突不存桑梓之分並卻其禮李公不悅妻諫曰小兒方求成人何得與舉子相忤遂與米二百斛李公果憾之元和二年崔侍郎邠重知貢舉酷搜江湖之士初春將放二十七人及第持名來呈相府纔見首座李公公問吳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舊知遽言及第其榜尚在懷袖忽報中使宣口敕且揖禮部從容遂注武陵姓字呈李公公謂曰吳武陵至麤人何以當科第禮部曰吳武陵德行未聞文筆乃堪採錄名已上榜不可却也相府不能移唯唯而從之吳君不

附國庠名第在於榜末是日旣集省門謂同年曰不期崔待郎今年倒排榜也觀者皆訝焉

永寧王二十光福王八二相皆出於先安邑李丞相之門安邑薨於位一王素服受慰一王則不然中有變色是誰過歟又曰李安邑之爲淮海也樹置裴光德及去則除授不同李再入相對憲宗曰臣路逢中人送節與吳少陽不勝憤憤聖顏頽然翌日罷李丞相蕃爲太子詹事蓋與節是蕃之謀也又論征元濟時饋運使皆不得其人數日罷光德爲太子賓客主饋運者裴之所除



也劉禹錫曰宰相皆用此勢自公孫弘始而增穩妙焉  
但看其傳當自知之蕭曹之時未有斯作

劉禹錫守連州替高霞寓後入為羽林將軍

案唐書高霞寓傳霞

寓由歸州刺史入為右衛大將軍與劉禹錫之守連州無涉疑有脫誤

自京附書曰以承

眷輒請自代矣公曰感然有一話曾有老嫗山行見一  
獸如大蟲羸然跬步而不進若傷其足者嫗因即之而  
虎舉前足以示嫗嫗看之乃有芒刺在掌下因為拔之  
俄而奮迅闕吼別嫗而去似媿其恩者及歸翌日自外  
擲麋鹿狐兔至於庭者日無闕焉嫗登垣視之乃前傷

虎也因為親族具言其事而心異之一旦忽擲一死人  
血肉狼籍乃被村人兇者呵捕云殺人嫗具說其由始  
得釋縛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語之曰感則感矣叩頭大  
王已後更莫拋人來也

劉禹錫曰史氏所貴著作起居注橐筆於螭首之下人  
君言動皆書之君臣啓沃皆記之後付史氏記之故事  
也今起居惟寫除目著作局可張雀羅不亦倒置乎

劉禹錫曰大抵諸物須酷好則無不佳有好騎者必畜  
好馬有好瑟者必善彈皆好而別之不必富貴而亦獲



之韋絢曰蔡邕焦尾王戎牙籌若不酷好豈可得哉  
劉禹錫云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二十六程曰某  
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  
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過愈論著文章  
此是敏慧過人也

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爲之詞曰早登科第亦  
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  
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人問曰何  
也曰出語不是當蓋忿其責詞云亦有聲名耳

韓退之有二妾一曰絳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  
庭湊至壽陽驛絕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  
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蓋有所屬也  
柳枝後踰垣遁去家人追獲及鎮州初歸詩曰別來楊  
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  
放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矣

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話平生各言愛尚及憎怕  
者或言愛圖畫及博奕或怕妄與工部員外汝南周愿  
獨云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蟲



初百官早朝必立馬建福望仙門外宰相則於光宅車坊以避風雨元和初始置待漏院

元和末有敕申明父子兄弟無同省之嫌自是楊於陵任尚書其子姪兄弟分曹者亦有數人

沙陀本突厥餘種元和中三千人歸順隸京西節度使范希朝主之弓馬雄勇冠於諸蕃

進士何儒亮自外方至京師將謁從叔誤造郎中趙需宅自云同房會冬需欲家宴揮霍之際既是同房便入宴姑姊妹盡在列儒亮饌徹徐出細察乃何氏子需笑

而遣之某按此事是趙贊侍郎與何文哲尚書相與鄰居時俱侍御史水部趙郎中需方應舉自江淮來投刺於贊誤造何侍御第何武臣也以需進士稱猶子謁之大喜因召入宅不數日值元日骨肉皆在坐文哲因謂需曰姪之名宜改之且何需似涉戲於姓也需乃以本氏告文哲大愧乃厚遣之而促去需之孫頊前國學明經文哲姪孫繼為杭之戎吏皆說之相符而並無儒亮之說國史補所記乃誤耶

西蜀官妓曰薛濤者辯慧知詩嘗有黎州刺史原註失姓名



作千字文令帶禽魚鳥獸乃曰有虞陶唐坐客忍笑不罰至薛濤云佐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鳥請罰薛笑曰衡字尚有小魚子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魚賓客大笑刺史初不知覺

白太傅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集內有詩說元相公云相看掩淚應無說離別傷心事豈知想得臧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洎自撰墓誌云與劉夔得爲師友殊不言元相公時人疑其隙終也

李賀爲韓文公所知名聞搢紳時元相稷以明經擢第亦善詩願與賀交詣賀賀還刺曰明經及第何事看李賀元恨之制策登科及爲禮部郎中因議賀父名晉肅不合應進士竟以輕薄爲衆所排文公惜之爲著詩辯竟不能上

長慶初李尚書絳議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後出爲東都留守自是選曹成狀常得速畢

山甫以石留黃濟人嗜欲多暴死者其徒盛言山甫與陶貞白同壇受籙以神之長慶二年卒於餘干江西觀察使王仲旬遍告人山甫老病而死速朽無少異於人



者

令狐楚鎮東平緇侍行當送親郊外逆旅中時久旱緇  
 因問民間疾苦有老父曰天旱盜賊且起復曰今風不  
 鳴條雨不破塊緇以相反詰之答曰自某日不雨至於  
 是月豈非不破塊乎賦稅徵迫販妻鬻子不給繼以桑  
 枝豈非不鳴條乎

鎮州王庭湊始生嘗有鳩數十隻朝集庭樹暮集簷下  
 里人駭德播異之及長駢齋善陰符經鬼谷子初仕軍  
 中曾使河陽道中被酒寢於路傍忽有一人荷策而過

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從行占之庭湊馳數里  
 追及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

左如龍右如虎龍虎交王應在今秋原註一云吾相人未有如此者子

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于堂是  
 其兆也是年庭湊為三軍所立歸省別墅而庭樹婆娑  
 陰已合矣

田令既為王庭湊所害天子召其子布於涇州與之發  
 哀授魏博之節布乃盡出妓樂捨鷹犬哭曰吾不回矣  
 次魏郊三十里跣行被髮而入後知力不可執密為遺



表伏劍而死

長慶中京城婦人首飾有以金碧珠翠笄櫛步搖無不具美謂之百不知婦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橫約於目上下謂之血暈粧

寶歷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明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回語親倖曰叩頭者之

言安足信哉

文宗在藩邸好讀書王邸無禮記春秋史記周易尚書毛詩論語雖有少成部帙宮中內官得周易一部密獻上卽位後捧以隨輦及朝廷無事覽書目間取書便殿讀之乃詔兵部尚書王起禮部尚書許康佐爲侍講學士中書舍人柳公權爲侍讀學士每有疑義召學士入便殿顧問討論率以爲常時謂三侍學士恩寵異等於是康佐進春秋列國經傳六十卷上善之問康佐曰吳人伐越獲俘以爲閹使守舟餘祭觀舟閹以戈殺之閹



唐言林 卷之六 朱攸校  
是何人殺吳子復是何人康佐遲疑久之對曰春秋義  
與臣窮究未精不敢遽解上笑而釋卷

藍田縣尉直弘文館柳珪擢爲右拾遺弘文直學士給  
事中蕭倣鄭裔綽駁還制曰陛下懸爵位本待賢良今  
命澆浮恐非懲勸柳珪居家不稟義方奉國豈盡忠節  
刑部尚書柳仲郢詣東上閣門進表稱子珪才器庸劣  
不當玷居諫垣若誣以不孝卽非其實太子少師柳公  
權亦訟侵毀之枉上令免珪官家居修省貞元元和已  
來士林家禮法推韓滉韓臯柳公綽柳仲郢一旦子稱

不孝爲士歎之

韋溫遷右丞文宗時姚勗按大獄帝以爲能擢職方員  
外郎溫上言郎官清選不可賞能吏帝問故楊嗣復對  
曰勗名臣後治行無疵若吏才幹而不入清選他日孰  
肯當劇事者此衰晉風不可以法

太和三年左拾遺舒元褒等奏中丞溫造凌供奉官事  
今月四日左補闕李虞仲與溫造街中相逢造怒不迴  
避遂擒李虞仲祇奉人笞其背者臣等謹按國朝故事  
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



陳夷行字周道文宗時仙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李洵直當衙論奏鄭覃楊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卽徙璋

新昌李相紳性暴不禮士鎮宣武有士人遇於中道不避乃爲前騶所拘紳命鞫之乃宗室也答款曰勤政樓前尚容緩步開封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於帝都尚書未尊於天子公覽之失色使逸去

武翊黃府送爲解頭及第爲狀頭宏詞爲救頭時謂武昌李相紳以同年蔽之而衆論不容終至流竄

王并州璠自河南尹拜右丞相除目纔到少尹侯繼有宴以書邀之王判後云新命雖聞舊衙尚在遽爲招命堪入笑林洛中以爲口實故事少尹與大尹遊宴禮隔雖除官亦當俟正赦也

王沐王涯之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且窮以涯作相騎驢至京師三十日始得見涯所墜不過一簿尉耳而涯見其潦倒無推引意太和九年秋沐干涯之嬖奴導以



所欲涯始一召許以微官處之自是旦夕造涯及涯誅仇士良收捕涯家族時沐方在涯宅以王氏之宗同坐舒守謙卽元輿之宗十年居元輿舍未嘗一日有間至於車服飲饌亦無異等元輿謂一從子取明經及第歷秘書郎及持相印許列清曹命之無何忽以非過怒守謙朔旦伏謁皆不得見僮僕皆拒之守謙乃辭往江南元輿亦不問翌日出長安咨嗟自失行及昭應聞元輿之禍原註時宰相收捕家族不問親疏皆戮論者以王舒福禍之異皆若分定焉

鄭注以方術進舉引朋黨薦周易博士李訓召入內署爲侍講周易學士敏捷有口辯涉獵五經言及左氏以探上意上幸蓬萊殿閱書召訓問曰康佐所進春秋列國經傳朕覽之久矣戰國時事歷歷明白朕曾問康佐吳人伐越獲俘以爲閹殺吳子餘祭康佐云窮究未精卿謂如何訓曰吳人伐越獲俘卽罪人如今之所謂生口也不殺下蠶室肉刑古謂之閹寺卽今之中使也吳子是國君長餘祭名也使中使主守舟楫餘祭往觀之爲中使所殺上嗟嘆訓曰君不近刑臣近刑臣卽輕



死之道也吳子遠賢良親刑臣而有斯禍魯史書之以垂鑒戒上曰左右密近用臣多矣餘祭之禍安得不慮訓曰陛下睿聖留意於未萌若欲去泰去甚臣願遵聖算累聖知之而不能遠惡之而不能去睿旨如此天下幸甚時鄭注任工部尚書侍講學士乃與訓斥逐賢良陰搆姦黨遂有甘露之事

太和初京師有輕薄徒取貢士姓名以義理編飾爲詞號爲舉人露布九年冬就戮者多是儒士

李瓚故相宗閔之子自桂州失守貶昭州司戶後量移

衛州刺史給事中柳韜疏之復貶韜始與瓚相善瓚先達而拜韜瓚既重爲所貶性強躁憤且死鄭舍人穀之父瓚座主也乃爲書曰與穀受恩未穀極苦累十點筆落而卒

案此條未敘語難解疑有脫誤

李司徒程善諱爲夏口日有客辭焉相留住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曰此漢口不足信又因與堂弟居守相石投盤飲酒居守誤收頭子糺者罰之司徒曰汝向忙鬧時把堂印將去又何辭焉飲家謂重四爲堂印蓋譏居守太和九年冬朝廷有事之際而登庸



也又與石話服食云汝服鍾乳否曰近服甚覺得力司徒曰吾一不得乳力蓋譏其作相日無急難之效也又嘗於街西遊宴貪在博局時已昏黑從者迭報云鼓動司徒應聲曰靴靴其意譎鼓動似受慰之聲以弔客靴靴荅之連聲索靴言欲速去也又在夏口時官園納苧頭而餘者分給將校其主將報之軍將謝苧頭司徒手拍頭云著他了也然後傳語此苧頭不必謝也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餐楊嗣復云徐家肺沈家脾其安穩耶

杜棕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生李者甚異棕任四川節度馬植罷黔中方赴闕李一見謂棕曰受相公恩久思以報荅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棕未之信他日又謂棕曰相公將有禍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棕始為乃用其言發日厚幣贈之仍令邸吏為植於闕下買宅為生之費無關焉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棕謂李曰貴人赴闕作光祿勳矣李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充鹽鐵使棕始信之未幾拜相懿安皇太后崩棕懿安子壻也忽內榜子索檢



唐書本傳卷之六  
朱攸校  
賁宰相元載故事植諭旨延英力營救植素能回上意  
事遂止

杜邠公悰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豐州  
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塘  
遇風侍者驚廢渴甚自潑茶飲後鎮荆南諸院姊妹多  
在渚宮寄寓相國未嘗拯濟節臘一無霑遺有乘肩輿  
至府門詬罵者亦不省問所莅方鎮不理獄訟在鳳翔  
洎西川繫囚無輕重任其殍瘠人有從劍門得漆器文  
書乃成都具獄案牘也

歐陽琳父袞亦中進士琳與弟玘同在場屋苦其貧匱  
每詣先達刺輒同幅時人稱之杜邠公在岐下以子裔  
休同年謁之悰嘗以事怪琳客或有爲琳釋解者且言  
琳袞之子悰不荅久之曰某自淮南赴闕舟次龜山風  
不可進因策杖登岸徐步適見一僧方修道前曰雪山  
和尚弟子教化某謂之曰何言弟子饒你和尚也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揣骨言休咎象簡竹筭  
以手循之必知官祿年壽宋邛補闕有時名搢紳靡不  
傾屬時永樂蕭相真亦居諫官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筭



復本聽蕭笏良久置於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笏曰長官笏邗不樂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衛公方秉政未見間佇立談謔頃之丞相出宋以手板障面笑未已李公目之謂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聞者爲憂之數日出爲河清縣令歲餘死其後蕭公自浙西觀察硬入判戶部頃之爲宰相

文宗時有沙門能改塔履險若平換塔杪一柱人以爲神上闢之曰塔固當人功所建然當時匠者豈亦有神沙門後果以妖妄伏法

盧尚書弘宣與弟衢州簡辭同在京師一日衢州早出尚書問有何除改答曰無大除改唯皮遐叔蜀中刺史尚書不知皮是遐叔姓謂是宗人曰我彌當家沒處得盧皮遐來衢州爲辨之皆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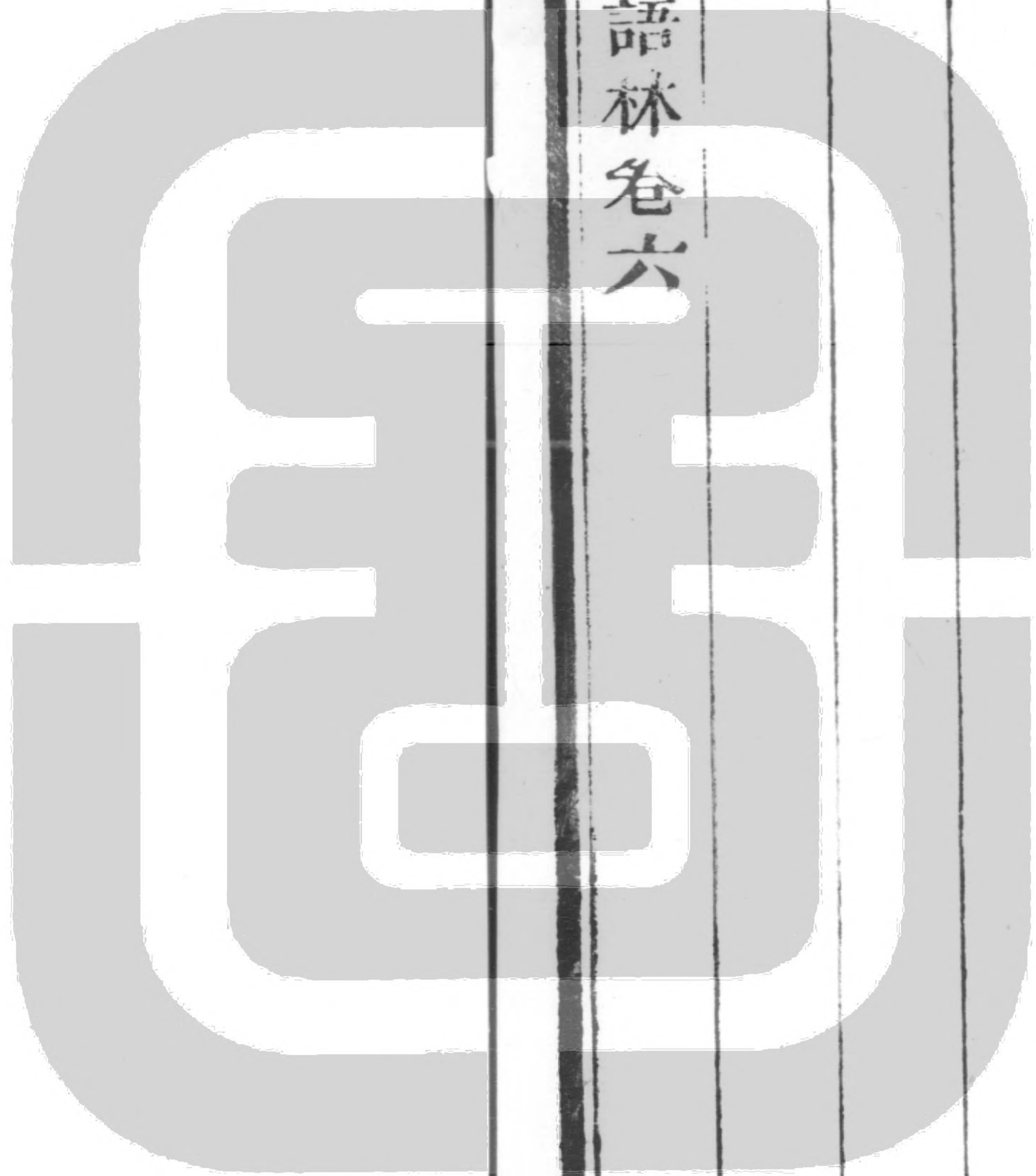
唐語林

卷六

三

朱攸校

唐語林卷六





聖